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

13位ISBN编号：9789866377952

10位ISBN编号：9866377954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01日

出版社：印刻

作者：張鐵志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內容概要

2003年春天，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年冬天，席格的朋友約翰在一個寒冷雨夜開車回家，看到一個高瘦的老人穿著厚重大衣站在路邊，手上高舉著一個牌子，許多車子從他身邊快速開過。他認出那是八十四歲的老人彼得席格，但看不清楚上面寫著什麼。等到開得更近一些，他終於看清楚了這個孤單、沉默但堅定的老者手上牌子寫著：「和平（Peace）」。

他不能想像，以彼得席格如此知名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媒體就可以表達他的意見，卻在這裡默默地舉著抗議牌。事實上，從伊拉克戰爭開始，席格每個月都會站在這裡，靜默地抗議。

一節錄自 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抗議之聲，就是這樣疼痛成歌的。

現實也是這樣，疼痛成為歷史的。我們記下並傳誦、大聲喊出這些先行者的名字，藉以告慰其他黑暗中的敲擊者。

「無論寫得多好的一本小冊子都不會被閱讀超過一次，然而一首歌卻會被用心銘記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重複吟唱」。Joe Hill的這段名言無疑是音樂何以改變世界最核心的詮釋。畢竟，歌曲比起書本更能以一種無形的形式跨越時空限制而穿透人心。

2004年，張鐵志用《聲音與憤怒》開啟中文世界的讀者對於搖滾與社會關係的新視野；2007年出版的《反叛的凝視》，則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文化反抗行動的反思；2010年，《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結合了前兩本書的搖滾與反抗精神，進一步書寫關於西方重要的抗議歌手以及他們所處時代，因此，這不只是一本關於音樂人的書，而是一本紀錄二十世紀至今的人民反抗史。

《時代的噪音》以人物故事為主，不僅對許多重要歌手做深入透析（例如Bob Dylan到底在什麼意義上是抗議歌手，Bruce Springsteen如何調和他的巨星身分與抗議姿態），也介紹了許多在中文世界比較少被討論的音樂人。另一方面，本書更深度著墨這些歌手所屬時代的社會史，並透過不同音樂人的故事書寫二十世紀至今的社會反抗史：從二十世紀初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到六零年代民權運動史，再到如今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鬥爭。除了有系統的音樂論述外，全書滿溢理想主義的豐沛情感與堅持，一首首耳熟能詳的歌曲背後，是一頁頁血淚斑斑的反抗歷程，讀之令人動容。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作者簡介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參與多個N G O。關注主題從國際政經、社運議題與文化，尤其是這些主題間的彼此連結。20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媒體選為年度好書並已第十刷；2007年出版《反叛的凝視》書寫美國的社會與文化行動主義。現於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信報、明報；大陸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城市畫報、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等兩岸三地主要媒體撰寫專欄。部落格：[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精彩短评

- 1、过了年纪了
- 2、左翼歌手装逼指南，读完全书...写的最好的是序 T\_T
- 3、音乐如何回应社会、发出声音
- 4、第46人读过。6月份在台湾买的，8月份看，但没看完，拖到今天。
- 5、是好专栏
- 6、从hk搬回来的书之一
- 7、專欄體啊，文學性就很低了，觀念情懷都是好的。鐵志哥啊。
- 8、開始於  
Mar 05, 2013  
結束於  
Mar 11, 2013
- 9、這本書其實是很好的社運教材啊
- 10、not as good as sound and fury.
- 11、没啥新内容，内容就是说那些乐手生平什么的，赶不上《来自民间的愤怒》（p.s.网络时代还靠这些内容出书？），看到后来抒情的文字也有点腻！
- 12、摇滚乐与政治
- 13、其实家里有大陆版的，是在今年CEP之前跑去书城买来想说看看今年的嘉宾是何许人也。但在CEP结束之后还没看完，于是在香港机场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又买来打发飞机上的时间了。这版的“序”比大陆版的好看很多，尤其喜欢马世芳的文字
- 14、路上看完的書
- 15、算是知识普及吧
- 16、音乐可以作为弹药 歌手愿意直面社会议题 “歌曲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能让人欢笑、哭泣和愤怒的，能让人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残酷 让人愿意起身奋斗”
- 17、最喜歡還是有關Dylan和Bono那兩篇文章，作者沒有為他們戴上光環，而是走出音樂迷的角色，重新審視這兩位音樂人在政治或運動上的角色。Dylan雖然早年曾為政治運動發聲，但他更希望在音樂上作更多的探索，不如幾位前輩醉心反抗運動當中；Bono在近年更是失去當初風範，音樂上漸失新意，但演唱會卻愈來愈誇張，資產越來越豐厚，政治上亦非處於街頭層面，而是成為了衣冠楚楚的政治人物，漸漸與搖滾產生距離。
- 18、你以为你很牛？实际你只是一个只求索取不懂得珍惜和回报的戏子罢了，看看书里的人吧
- 19、列侬和迪伦两章最精华。书看得很过瘾，但会引起更大的饥渴。音乐还是要靠耳朵去感受。
- 20、摇滚乐情节支撑下读的这本书，全书的意思就像书中的标题一样，总结的很好愤怒的声音，但也能用温柔传递。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章节试读

### 1、《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89页

琼·贝茨也曾问迪伦他俩有何不同。他说，很简单，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

所以，迪伦不是一个要娱乐或讨好观众的音乐人，他的政治性也不是为了抗议运动，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他是一个拥有众多面具并且可以回到过去、预示现实的魔术师，他只为自己而唱，只想一直往前走，虽然前方可能只是黑暗孤寂。他是一颗不断滚动的石头，即使没有回家的方向。

民谣音乐界一直是我必须离开的乐园，就像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这个乐园太过美好。再过几年，一场狗屎风暴即将涌现，很多东西要被拿来烧。胸罩、兵役卡、美国国旗，还有桥——每个人都梦想着兴风作浪……前方的道路将变得危险，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还是踏上这条路。眼前即将展现的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雷暴云顶、闪电边缘呈锯齿状的世界。许多人误入歧途，从未能回归正轨。我则勇往直前，走入这个宽广的世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界不但不是由上帝掌管，也不是由魔鬼掌管。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 2、《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an open conclusion

问题是，如今的波诺和其他抗议歌手如比利·布雷格的不同是，虽然他和草根组织合作，他却不是站在街头的斗士，而是更多和政治以及商业精英合作。他已经是一个达沃斯人。<sup>8</sup>

“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这意味着他知道去研究问题、游说政客，比起革命者的姿态是更不讨好的，但他认为这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他也相信摇滚迷自六十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波诺说得没错，我们不能只是活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而是要有更多基础和扎实的工作要做。但是这不代表这些工作只能是在权力的走道中和精英握手。

毕竟他是一个摇滚乐手。

吊诡的是，当过去十年他的影响力变得无比巨大时，U2的音乐却不像第一个十年总是用音乐抒发政治关怀。他们大部分的音乐是与波诺的政治行动无关的。

只是，原本朋克革命是欲重新建立与群众的联系，一如深深影响U2的帕蒂·史密斯所不断强调的，但现在，当波诺以代表歌迷的声音在权力场域交涉时，他其实早已与群众疏离了。

U2在九十年代用Zoo TV Tour和Pop Mart两次大型巡回演唱来反思世界的娱乐化与商业化，波诺也一反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素朴，穿上了最华丽的造型、戴上了墨镜来颠覆摇滚明星的形象。人们知道那是一种反讽。但事实是，他们的演唱会从此一场比一场光鲜华丽，而波诺再也没拿下过他的墨镜：仿佛当他扮起摇滚巨星后，就再也无法脱离那个身份，就被演唱会穿上的浮士德魔鬼服永久附身。

IMF主席一度讽刺波诺说：“你是个摇滚巨星。你是不是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发现了自己的良心？”

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后，才成为摇滚巨星。”或许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摇滚巨星，但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摇滚巨星，U2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乐队。他们已无法逃离金钱与虚荣的魔鬼迷宫，他们已经成为朋克最要斗争的对象。

如果说，当年冲击乐队曾经鼓舞包括U2在内无数的年轻人成立自己的乐队，让他们相信三个和弦可以改变世界，那么，现在的U2似乎只让年轻人觉得遥不可及。

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政治游说，也需要草根组织、街头抗争。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U2确实展现了音乐的政治力量，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局限，看到一个摇滚巨星/政治明星与真诚的抗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议歌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

还好，U2之外，我们还有比利·布雷格、帕蒂·史密斯、九十岁的皮特·西格，以及更多在不同角落、用不同音乐类型追求改变世界的音乐行动者，在不断提醒我们音乐的力量。而音乐之外，从乔·希尔到U2，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乔·希尔死前的那句话：“赶快组织起来”。

### 3、《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序二 请不要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

迪伦和波诺是两匹脱缰野马，一跃跑出了“抗议歌手”的有限定义。波诺在越来越成为政治活动家的同时，反而越来越少写，甚至不写抗议歌曲，更多地“对酒当歌、漫卷诗书、吟咏落日、仰望星空，歌唱不会说话的爱情”。而老迪伦更从人性——也许还有神性——的角度，质疑了那种铁板钉钉的立场：

“真相是我脑子里所想的最后一件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也不希望它留在我的家里。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相，当他找到时，真相摧毁了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真相不过如此。我打算模棱两可地说话，你从中听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立场。如果我居然无意中发现了任何真相，我打算坐在上面，直到它趴下。”（鲍勃·迪伦回忆录《像一块滚石》）。

这并非犬儒，迪伦无非再一次明确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功能首先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急于表明立场，而是善于呈示悖论。艺术的自由恰恰在于它并非一定要遵从道德的律令——即便在正义的驱策和真理的感召下，艺术仍然应当在美学的可能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之间风情万种。

### 4、《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U2：当摇滚巨星成为时代的声音

一个美国人卡特（Bill Carter）在一九九三年冬天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帮助。他认为西方媒体忽视战火下生活的人们，所以和U2接触，希望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们生活的真实画面。

卡特看到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他们也看MTV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西方快乐青年，但没人在谈论他们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U2演唱会上现场播出片段，让世人了解这些战火中的脆弱生命。

U2当时正在进行的Zoo TV巡回演唱会主题本来就是对媒体的讨论。于是，当每天夜间新闻成为一种娱乐，U2的演唱会却在娱乐场合呈现波斯尼亚的悲惨真实新闻。这使得U2成员深感情绪难以转换：在演唱会上观看了十分钟的苦难，见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后，他们很难轻易地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夜夜如此下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顿体育馆中的演出。镜头前三个萨拉热窝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却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

全场无声。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

### 5、《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94页

前方的道路将变得危险，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还是踏上这条路。眼前即将展现的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雷暴云顶、闪电边缘呈锯齿状的世界。许多人误入歧途，从未能回归正轨。我则勇往直前，走入这个宽广的世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界不但不是由上帝掌管，也不是由魔鬼掌管。--狄伦《摇滚记》

让人头脑昏沉的数学课上突然读到这些句子，意识便开始一点点涌上来。我知道自己此刻是麻木的、不清醒的，但仍能体会被深深震撼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勇气和坚定，就像谁曾经说的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那样。

### 6、《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243页

一九八五年的Live Aid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参加一场公益活动，波诺和妻子去了埃塞俄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问题更是结构性的。

在二十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九十多个 NGO、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是要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两千年前勾销五十三个较贫穷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他们在一九九七年找上波诺作为代言人。

从“大赦两千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和当地的政治腐败有关，但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这些独裁者拿这些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现在的小孩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质押。”

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PA、录像带、歌词和T-shirt去传播信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我的工作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大赦两千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然而在九八、九九年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去推动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只能直接去寻求和决策者沟通。”

于是，波诺开启了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一个穿梭在权力走道中的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赫尔姆斯（Jess Helms）。他还认真向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学习相关知识。

“大赦两千联盟”在二〇〇〇一年结束。但波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反而是花了更多精神去推动解决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

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已经计划被勾销，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穷国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IMF的外债。另一方面，运动人士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贸易比外援更能让非洲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同时，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带原者，每天有六千五百人死于艾滋；估计到了二〇〇一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

对他来说，非洲的贫穷与死亡颠覆了西方人的许多传统观念：关于文明、关于平等、关于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让两千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你不能享有全球化的利益，却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非洲人和英国人、美国人或者爱尔兰人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坐视每年有几十万非洲人死于最愚蠢的理由：钱。”

二〇〇〇五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且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将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上；该年十二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因此，推动扶贫的民间团体把这一年称为“让贫穷成为历史”（Make Poverty History）年；在美国，同样性质活动则称为“One”。他们要在这关键的一年全力推动西方国家致力于解决非洲贫穷问题。

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仅是以募款来解决非洲问题。Live 8演唱会是免费的，目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给八大工业国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并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如果Live Aid活动需要的是音乐人的悲悯之心，Live 8则需要改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制度。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

### 7、《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Bob Dylan: Like a Rolling Stone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或是否能煽动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但是要去哪里寻找改变社会的答案呢？迪伦的回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 / 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同样是在那一年，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发表了青年革命者对世界的看法：《修伦港宣言》<sup>3</sup>。这份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这是和《随风而逝》一样的理想主义，一样的对权威的拒斥——他们拒绝直接承接传统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提供的答案。

#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